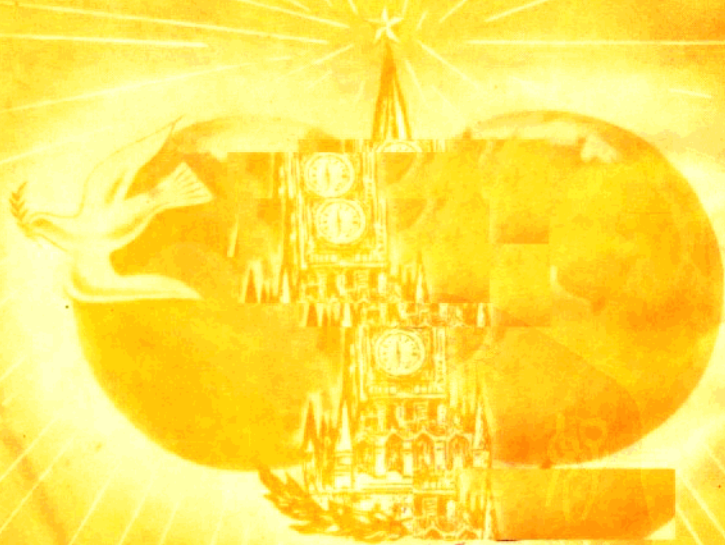


蘇聯小說通俗本

北方的曙光

尼基丁著 海天改寫



PDG

本書內容提要

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，英、美、法等帝國主義掠奪者，發動大規模的反蘇俄武裝干涉行爲。在蘇俄北部阿爾漢格爾斯克省區，他們所進行的陰謀詭計和公然的侵略行動，就是大規模計劃中的一部份。英國兵在牟爾曼斯克登陸後，接着便攻奪肯姆，後來佔領了阿爾漢格爾斯克省城。那些帝國主義的報紙上，還欺騙世界人民，說什麼這一支英美聯軍爲了援助俄國，防禦德國人進攻。實則侵略集團中的陰謀分子，威爾遜和邱吉爾，正在幕後策動着這個掠奪計劃，企圖用武力佔據俄國，推翻蘇維埃政權。那時美國總統威爾遜，表面上說些和平的空洞話，美國報紙把干涉行動推在英國人和法國人身上；可是本書把這種卑鄙的謊言徹底揭穿了。本書暴露了：在一切干涉行動中，美國居於首惡地位。當牟爾曼斯克失陷時，英、美、法的大使們都到了阿爾漢格爾斯克，鬼鬼祟祟的計劃着一切。這些掠奪者還資助反動的白衛軍，唆使叛國的罪人塞柯夫組織北俄政府。英美的特務們用盡凶殘慘酷的方法，殺害共產黨員和一切和平愛國人士。

本書一面暴露了干涉軍的掠奪惡謀和血腥罪行，一面描寫着北部工人、農民和黨的堅

強人物，抵抗帝國主義掠奪者的英雄行動。省執行委員會代理主席白夫林，省軍事政治委員展維奇，都是真實的歷史人物，在鬥爭中英勇地犧牲了。還有政治委員羅洛夫、大學生安德烈、彼得格勒青年工人石爾甘、軍事指導員德南尼，都在局勢嚴重時參軍衛國，對侵略者勇敢作戰，獲得最後的勝利。又如地下工作的領導者巴里興、史洛夫、巴西金等，無一不是具有大無畏的犧牲精神，為祖國戰鬥到底。老農民吉洪，被萬惡的特務挖去兩隻眼睛，他醫好後繼續鬥爭。他在各村莊間遊行，把本身的經歷和敵人的暴行，告訴一般居民。他終於在亞爾森村農民暴動時，威武不屈地死在敵人手裏。那時布爾什維克黨在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下，號召人民抵抗干涉軍和白衛軍，同時教導人民怎樣鬥爭，怎樣爭取勝利。後來斯大林到達維亞特卡，和羅洛夫會見，指示了正確的作戰計劃，對敵人發動決定性的勝利攻勢，結果是干涉軍一敗塗地，在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一日解放了阿爾漢格爾斯克。

本書原著者尼基丁，中譯者史善揚。現在根據文化工作社出版的中譯本改寫，特向原譯者誌謝！

目 錄

本書內容提要.....	一
爲了蘇維埃政權作戰，我什麼地方都去.....	一
邱吉爾的幕後陰謀.....	八
鐵衛支隊擊潰了英美混合營.....	二〇
英勇的鬥爭.....	二八
同志們，開砲！打擊干涉軍和白黨.....	四〇
即使犧牲生命，也要執行列寧同志的命令.....	四九
干涉軍的卑怯和凶殘.....	六一
激烈的戰鬥和白夫林的光榮犧牲.....	七〇
在穆帥巫格島上.....	七七
集中營裏的屠殺.....	八五

斯大林同志來了·····	九七
紅軍的白刃戰·····	一〇九
解放先盧爾斯克·····	一一五
起義和河上戰役·····	一二三
干涉軍一敗塗地·····	一三四
紅軍開入阿爾漢格爾斯克·····	一四一
本書重要人名表·····	一五一

爲了蘇維埃政權作戰，我什麼地方都去

一九一八年是十月革命後一個艱難困苦的年頭。新建立的蘇維埃政權還沒有鞏固，野心勃勃的帝國主義掠奪者，正在無恥地進行反蘇俄的武裝干涉。德寇侵入了俄國的西北部，和烏克蘭。捷克軍團本是戰時的俘虜，現在受了協約國特務的唆使，在伏爾加河及西伯利亞的叛變中，被英、美、法等侵略國利用了做爪牙。還有反革命的白衛軍，在帝國主義者僱傭之下，不惜背叛自己的祖國，武裝反抗蘇維埃政府。至於英國，罪行昭著，一九一八年春天就在牟爾曼斯克登陸了。那時蘇俄的國境內，不僅東西南面和南面烽火連天，就在北方也是戰雲密布。彼得格勒在華備中，人們在這個城市進出時，必須要有特別許可證。并且，彼得格勒和主要資源的出產地，在交通上已經隔絕；煤、糧和工業原料都發生恐慌。可是這一座光榮革命的城市，無論環境怎樣困難，工人響應布爾什維克的號召，努力恢復軍需工業。著名的蒲狄羅夫工廠，繼續生產野戰砲和鐵甲車上的大砲。工人們全心全意的趕製槍彈、砲彈和軍裝，供給紅軍的迫切需要。

列寧和斯大林正在莫斯科組織強大有力量的紅軍，彼得格勒也在趕辦着這種偉大的中

心任務。無產階級的英勇戰士，亦即十月革命中受過鍛鍊的好漢們，紛紛都來參軍。那時有一個年紀很輕的大學生，名字叫安德烈，也來參加正在成立中的第一鐵衛支隊。安德烈是個貌不驚人的青年，狹狹的胸膛，瘦瘦的軀體，頭上一頂學生帽歪戴在腦後。他已見過鐵衛支隊的政治委員羅洛夫，請求入伍。那個政治委員看看這個消瘦的青年，對他說道：『同志，你要知道，我們不僅要打德國人，恐怕還要和我們盟國作戰。英國人在牟爾曼斯克登陸的事，你曉得了罷。』安德烈回答道：『我曉得這回事。我已準備着應付一切。國家在危難中，我可不能袖手旁觀。爲了蘇維埃政權作戰，我什麼地方都去！』羅洛夫對於他答覆的話，認爲滿意，就派他做文化工作員，但因支隊裏文工的名額已滿，又臨時把他派在偵察隊工作。偵察隊長石爾甘，是一個十八歲工人。他和安德烈問答的結果，知道這個大學生既不懂手榴彈的用途，又不會使用步槍；可是他認爲沒有關係，將來都可以學習成功。

安德烈入伍後第二天，羅洛夫到北方公社軍務處去接洽要公，便帶了他同去。軍務處設在亞力山大德洛夫斯基公園中一所大廈裏面，安德烈就坐在公園長凳上老等。羅洛夫走到參謀總部一條長長的走廊上，踏進一間會客室，看見一個身材不高，體格壯健的副官，站起來招待他。羅洛夫把自己的證件交給這個副官看時，副官通知他會客時間已過。羅洛

夫就對他說明，塞柯夫同志召見他，他們兩人原是有約會的，副官方才請他坐下來再說。塞柯夫是北方公社軍務處一個領導者，他此時正在接見幾個重要人物。羅洛夫等了半個多鐘頭，不耐煩起來，便向副官催問。副官告訴他，塞柯夫現在有事，因為阿爾漢格爾斯克省執行委員會代理主席白夫林，省軍事政治委員展維奇和其他兩位參謀將軍，正和他談話。副官說罷，坐下來看書，後來忙於接電話，不過他放下話筒後，便又馬上看書。羅洛夫在室內來回踱着，冷眼看他讀什麼書，原來是本英文冊子，不禁覺得越發無聊起來。再等了一會兒，那兩個參謀將軍已經出來。副官對他們恭恭敬敬的行禮。接着桌子上的信號燈一亮，副官連忙跑到裏面辦公室中去。他出來時陪着兩個客人，並請羅洛夫再等幾分鐘，同時又對那兩個客人說，請他們也要等待一些時候，他立刻去拿火車定座票。

副官走後，那兩個客人便談起天來。兩人中有一個三十多歲，身穿黑色上衣，手上拿着黑色軟帽，生着一小簇黑鬍鬚，臉上也被太陽晒成黑色，就是白夫林。還有一個魁梧漢子，軍服上繫着闊皮帶，長統皮靴閃閃發光，神態堅凝，談吐威重，一望而知是個軍人。他便是展維奇。那時白夫林態度緊張，憤激地說道：『塞柯夫居然說，尤列夫沒有錯誤。』展維奇回答道：『托洛茨基應該負責，他引誘尤列夫做了壞事。』白夫林說道：『尤列夫不是一個孩子。他做了牟爾曼斯克蘇維埃主席，竟聽任英國海軍登陸。難道他真個相信英

國人誠意地幫助我們，去攻打在芬蘭的德國人麼？他不是傻瓜，他分明是一個叛徒！」展維奇微笑說道：「白夫林，你的見解不錯。可是不要動氣，跳罵一陣子有什麼用處呢？」白夫林怒喊道：「發生了這種叛逆的事，我們還能心平氣和麼？列寧和斯大林已經親自打電話給尤列夫，堅持着撤消對於協約國代表的協議。斯大林對尤列夫說：「你受了別人的愚弄。」但尤列夫仍舊是狡滑閃避，沒有一句真誠的話。你知道這些事情麼？他是一個叛徒。如果在我的權力範圍內，我會槍斃他的。」

尤列夫的叛逆行爲，羅洛夫是知道的，他正想參加談話，但塞柯夫恰在此時請他進去。塞柯夫本是一個文官，現在他矯揉造作的要裝成一副軍人的模樣，他越裝越不像，却故意地露出一種生硬的粗率態度。他們一見面，塞柯夫便要羅洛夫背誦過去的歷史。他的不自然的笑容，使羅洛夫發生不良的印象。羅洛夫曾經參加一九零六年海陸軍起義。他逃出監獄後，就在國外流浪。他認識了列寧以後，才加入共產黨。他本是海軍出身，現在仍舊願意回到艦隊裏去。他把這些情節告訴塞柯夫後，塞柯夫便說道：「回艦隊麼？廢話！同志，你的隊伍今晚就須開拔，開到北方去。你要馬上準備起來。」羅洛夫說道：「我執行命令。我的士兵都是優秀的，年紀也很輕，中間也有一些老戰士。只有我本人感覺到困難。」塞柯夫問道：「你有什麼困難？」羅洛夫回答道：「我是海軍出身，缺乏步兵經

驗。我們隊伍裏全是生手，雖有兩個從前的步兵，但他們沒有指揮能力。總之，我們需要一個老軍務。」塞柯夫志得意滿的說道：「我又何嘗是一個老軍務呢？但我指揮那些將領們，一點也不困難。明天我就要到沃洛果達去，組織防禦中心機構。」

塞柯夫說話時，面部上的表情顯示着不樂意到沃洛果達去，接受這個新任務。羅洛夫不去理會他，却說道：「我希望在北方艦隊服務，你可以替我設法辦到麼？」塞柯夫回答道：「現在沒工夫談到調動的問題了。況且海軍正在改爲步兵編制，你反要加入艦隊，這件事萬難辦到。你今天領到了證件，就趕緊動身罷。」塞柯夫說罷，就囑咐羅洛夫去和德南尼接洽。德南尼就是那個看英文書的副官。塞柯夫說到副官時，忽而思索了一下，便對羅洛夫說道：「你的隊伍中需要一個老軍務，德南尼是職業軍人，你就把他帶去吧。」羅洛夫因爲德南尼軍服漂亮，頭髮向兩邊分開，梳掠得十分光澤，又愛看英文書，未免發生不良的印象。此時就對塞柯夫說明，他不喜歡德南尼。塞柯夫說道：「你不是選擇愛人，有什麼喜歡不喜歡呢？你應該明白，凡是願意工作的人，我們都不能拒絕。難道我對於部下的將領們都喜歡麼？」塞柯夫又說，德南尼做過正規軍官，得過戰鬥勳章。可是羅洛夫始終懷疑他的政治思想。塞柯夫却說，他是一個誠實的軍人，又是砲隊裏服務過的。羅洛夫考慮着，自己部隊裏沒有一個老砲兵，德南尼倒是合格的人選，也就答應了。此後德南

尼便在鐵衛支隊裏做軍事指導員。

安德烈、德南尼跟着羅洛夫回到部隊裏來。政治委員要到斯莫耳尼去一趟，就在半路中對軍事指導員說，他在三小時以後回來，今晚部隊必須開拔。他囑咐德南尼，要把一切準備妥貼。他走後，德南尼和安德烈同行。他們談論羅洛夫的品性怎樣，安德烈說他昨天剛來，不知道詳細，初看起來，政治委員有點冷淡靜默，但大體上不失為溫和良善。德南尼贊成他的話。後來他們又說到安德烈不是一個黨員。軍事指導員就說道：『你既然參加紅軍，豈不是明白地表示贊成共產黨麼？』安德烈回答道：『我本來傾向布爾什維克，不相信克倫斯基政權，至於沙皇舊政府，那就更不必提了。』他們兩人走了一段路後，德南尼忽然說道：『你為什麼不問問我的事情，難道你也對我懷疑麼？』安德烈的心事被他一語道破，只好坦白承認；於是德南尼說道：『政治委員已經盤問過我。他問起我的政治思想。他顯然不相信舊軍官，但舊軍官也不能一概而論。』德南尼說至此，靜默了一會兒，接着發牢騷道：『我有什麼地方比不上無產階級呢？我也窮無所有，我的全部財產就是我的一把軍刀。我這樣告訴政治委員，但我明白，他還是不信任我。』安德烈說道：『這倒不盡然，我以爲他是聰明正直的。』那晚羅洛夫回來後，部隊裏一切都已準備好，馬上可以開拔。這一個支隊共計一百五十名戰士，服裝並不整齊，武器却是充足的，來復槍和機

關槍都有，他們沿着一條大街，開出彼得格勒去。

羅洛夫在北方公社軍務處碰見的白夫林和展維奇，也在當天回到阿爾漢格爾斯克去。

他們乘坐的是一列客車，旅客非常擁擠。一路上軍車絡繹，以致客車停頓的時候很多。那天傍晚，車子停在穆加站上，白夫林和展維奇很費事的獲得了熱水，吃了一頓領來的粗糙口糧。展維奇在晚餐後打瞌睡，白夫林靠着窗口，眼睜睜的望着外面，却不想睡。白夫林本是彼得格勒附近市鎮上人，他的父親是一個廠工。他十二歲時，父親已死，便到兵工廠裏去做重工。他參加過一九〇五年的革命。在那年一月九日，他和工友們一起，到冬宮請願，沙皇的軍隊對羣衆開槍，暴戾的騎兵又用馬蹄踐踏男女工人。那時死傷枕藉，白夫林終身記得這一天的悲壯史劇。他的少年時代當過兵，宣傳過革命，受過軍法審判，在西伯利亞受過流放之刑。他到阿爾漢格爾斯克去，還是四個月以前的事。北方的天色是白茫茫的一片，到處是森林，到處是沼澤和苔蘚區，看上去一望無際，還有水波浩蕩的北德維納河，雄偉壯觀，使白夫林發生了興趣。他來時準備耽擱數星期，但因情況變遷，他只好長期留駐。因為當地的蘇維埃就在六月間改選，有清除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員的必要。白夫林在索龍巴拉工人集會時演說，痛斥這兩種極其惡劣的敵人；於是工人們選舉他做了蘇維埃的工人代表，後來他又當選代理主席。

白夫林擔任代理主席後，和省軍事政治委員展維奇時常聯系，發生了友誼。展維奇也不是本地人，他從前爲了革命，在西伯利亞流放多年。第一次世界大戰時，他被徵入伍，在海軍軍官訓練學校受訓後，踏上戰場；可是他繼續革命，在軍隊裏秘密宣傳。白夫林和展維奇兩人，性格是完全相反的：白夫林是個急性的人，極容易受衝動；展維奇却是頭腦冷靜，處處憑着理智判斷。他們兩人交朋友，可以互相補助，彼此都有益處。況且他們除了性格不同外，對於黨都是一樣的忠誠熱烈，爲了自己的信念和革命的勝利，都毅然決然的願意貢獻一切，而不惜犧牲本人的生命。所以他們的純潔友誼和事業上的合作聯系，自從認識以來，一日日鞏固起來。

邱吉爾的幕後陰謀

一個星期六日，邱吉爾急急於要離去倫敦，以便逍遙地度過他的週末。那時西線的戰事還沒有結束，身穿上校制服的莫爾菲，正向邱吉爾報告法國前線的戰況。邱吉爾因爲白蘭地喝得太多了，他的肥胖面頰上長滿了癩蛤蟆的疙瘩斑點。他在二十年前是一個下級軍官，參加過好幾次掠奪殖民地的血腥戰爭，兩隻手沾滿了罪惡。後來做新聞記者，做國會

議員，終於鑽進了英國的戰時內閣，担当陸軍大臣這一個角色。邱吉爾對於西線戰事是樂觀的，他最關心的是俄國。他自始至終，不失爲蘇俄的一個窮凶極惡的敵人。他問莫爾非道：『莫斯科有什麼消息？』莫爾非就把特務卡爾特從莫斯科發來的電報交給他看。邱吉爾又問，英國軍隊在牟爾曼斯克登陸的情形怎樣？莫爾非報告道：『登陸軍正向南方進展，他們佔領了堪達拉克沙、索洛卡和肯姆。他們已經解散肯姆的蘇維埃，並槍斃了首要人物。另有好幾十個人不是共產黨，但却贊助蘇維埃政權，一律受到逮捕監禁的處分。阿爾漢格爾斯克的人民，聽見這個消息，驚慌起來，也憤怒起來。』

莫爾非是個自命不凡的人，他常在邱吉爾面前發表意見，此時他問道：『大臣閣下，你看這件事搞得不錯麼？』邱吉爾笑答道：『他們的行動，我在事前都知道，并且是同意的。』莫爾非說道：『西線戰事沒有結束，我們就這樣做，不嫌莽撞麼？』邱吉爾駁斥他道：『不要說廢話！我們在俄國，要不了多少兵力。況且我坦白說，我怕德國人，但我更怕布爾什維克。他們向世界傳播革命思想，這是一樁最可怕的事。』莫爾非繼續發表意見道：『大臣閣下，這件事發生以後，英國有什麼話可以解釋呢？我們的軍隊到牟爾曼斯克去，名義上原是援助俄國，抵抗潛伏在北部海洋中的德國潛艇。雖則那邊並無敵人潛艇，但不失爲一種頂好的藉口。但若公然登陸，像蒲耳現在攪幹的事，豈非變成武裝攻打俄國』

麼？『蒲耳將軍就是英國登陸軍的司令官，他和莫爾非不睦。莫爾非趁機會就攻擊他一下。可是邱吉爾原是幕後策動陰謀的人，豈有認錯之理。他就說道：『你說的話，我都明白。不過西線的戰事就要解決，德國一定垮台。我們儘有力量對付布爾什維克。你用不着辯論。我們在東面用兵的時機已經到了。』莫爾非說道：『你以為俄國已經強大，能夠和英國爭雄了麼？我看她還在搖籃中呢。』邱吉爾的疙瘩臉上露出殺氣騰騰的猶笑道：『最好在搖籃中便搭殺她，或者用水淹死她，不能等到她長大起來。』莫爾非問道：『我們不宜而戰，難道他們不會向全世界提出抗議麼？』邱吉爾蠻橫地回答道：『就讓他們提出抗議吧！』

莫爾非是個愛說話的人，他固執地問道：『還有肯姆地方槍斃人的事件呢？英國的幾家自由派報紙，難免要抨擊政府的。』邱吉爾對於本國的工人和進步分子，是不敢大意的，他就問道：『尼爾斯海軍上將是不是還在牟爾曼斯克？』莫爾非回答是的。邱吉爾就說道：『打一個電話給他，叫他馬上到阿爾漢格爾斯克去，做點緩和工作，讓布爾什維克的情緒平靜一下子。然後我們再發幾條穩妥的新聞，登在報紙上。我們不可惹起工人和進步分子的非難，這一件事倒是很要緊的。』邱吉爾像狐狸一樣的狡猾，那時他還有重要的陰謀詭計，沒有說出來。莫爾非本是邱吉爾的心腹人，儘讓他一再辯論，他仍舊是服從長

官的。室內掛有北俄的大幅地圖，邱吉爾走過去指着掛圖，對莫爾非說道：『這兒有三條路線，一條從辛爾曼斯克通往彼得格勒，一條從阿爾漢格爾斯克通往莫斯科，一條又從這個地點通往科特拉斯。第三條路線關係最大，因為這是北德維納河方面的戰線。我們就在科特拉斯或維亞特卡，和高爾克將軍及捷克的軍團會師。你看，這個計劃怎樣？這個計劃成功後，俄國的首都就落在我們掌握之中了。』

邱吉爾的陰謀詭計，本和法國政府商量好的。可是反動的白衛軍大將高爾克，那時還在哈爾濱，受着英帝的嗾使，組織一條反共的遠東戰線。他還是棋盤上一個沒有力量的卒子，莫爾非並不重視他。莫爾非當時就把這層意思說了出來。邱吉爾說道：『高爾克就會到達西伯利亞。他會得越過烏拉爾山脈。我馬上就要使他……』邱吉爾話未說完，莫爾非就笑着接下去說道：『使卒子變成一個女王吧！』他們兩人說到這裏，莫爾非又報告了一個重要消息。原來美帝已經預見德國人的末日已到，也想趁火打劫，垂涎着俄國的木材、銅、油等物資；於是美國紅十字會，俄美商會，還有克倫斯基時代美國派到俄國去的代表團，一齊活動起來。那時在蘇俄工作的美國人，至少有好幾百人。他們勾結托洛茨基和社會革命黨的首領柴柯夫。莫爾非還告訴邱吉爾，美帝正在預備做一幕傀儡戲，叫柴柯夫在阿爾漢格爾斯克登台。美國駐俄大使佛蘭西在幕後佈置一切。莫爾非報告完後，問邱吉爾

道：『我們有什麼利益可圖呢？我們和布爾什維克打仗，却讓美國人獨得好處。我們甘心替美國人做僱傭兵麼？』邱吉爾老着臉皮笑道：『我們沒有選擇，我們只好走這一條路。美國人要獨佔俄國，我何嘗不明白。縱然如此，我們也能夠於中取利。你不要多說了。你不是一個政治家。』邱吉爾說罷，便把攻佔阿爾漢格爾斯克的密謀，口授給莫爾非，叫他寫下來，用密電拍給蒲耳，並囑蒲耳絕對保密。邱吉爾辦完了這件事，就離開倫敦，過他的週末去了。

在牟爾曼斯克的英國海軍上將尼爾斯，接到邱吉爾的密令後，便立刻執行。他乘坐快艇到了阿爾漢格爾斯克，上岸後就到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去，見着白夫林和展維奇兩人。英國領事楊格做翻譯。尼爾斯告訴展維奇，關於英國兵在肯姆的種種暴行，完全是謠言，不可輕信。白夫林說道：『無風不起浪，關於英國兵暴行的傳說，不會無緣無故發生的。那邊究竟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呢？』尼爾斯無恥地還要狡賴，并且說道：『我要親自去調查。我已奉到陸軍大臣的命令，一定秉公辦理，決不袒護什麼人。』白夫林問他幾時去，他說明天就動身。白夫林對他聲明，阿爾漢格爾斯克的代表團，必須參加調查。尼爾斯和楊格交換眼色，知道這個提議是無法拒絕的，只好假作笑容，表示同意。第二天，白夫林領導的蘇維埃代表團，偕同尼爾斯，各自乘坐一隻快艇，出發到肯姆去。七月十二日晚